

张海帆◎著

命  
还阳阁

# 五 成 五

WU CHENG WU

五成五

五成五

ARCTI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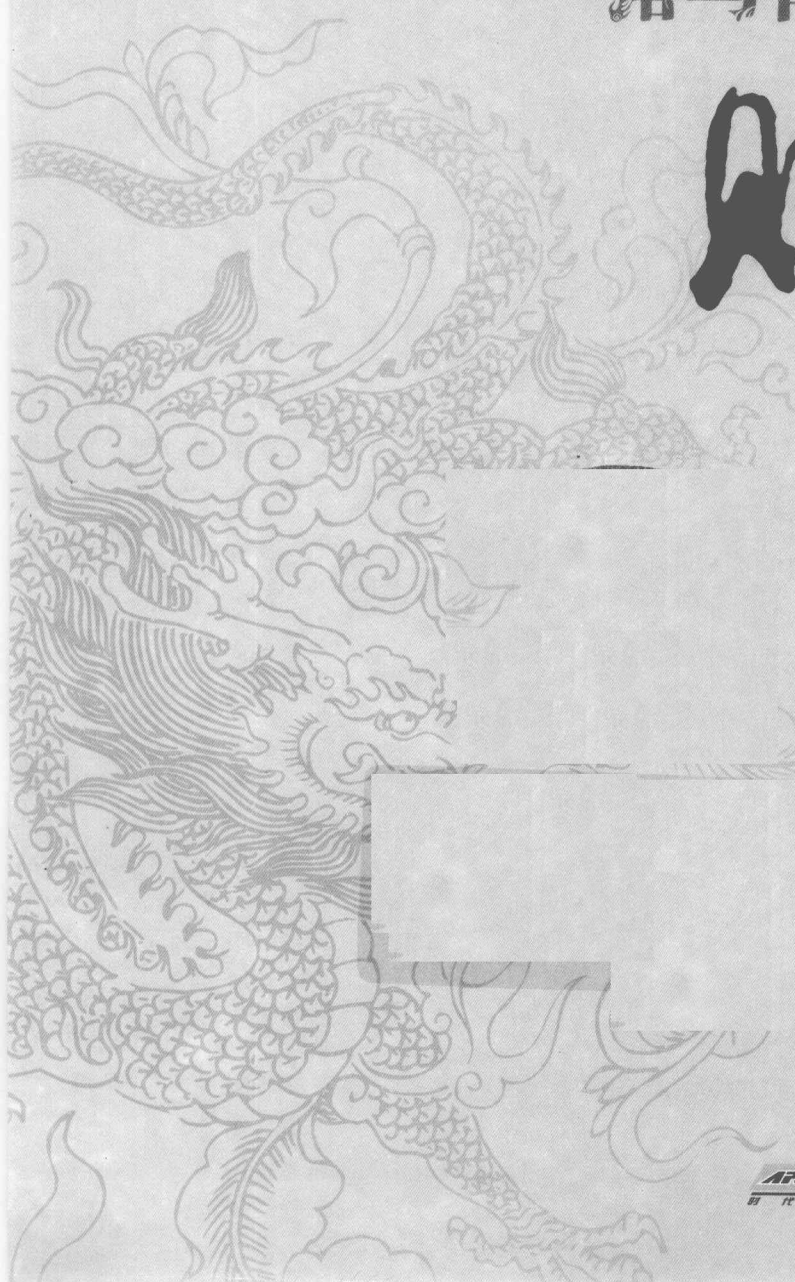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出版社

# 五大贼王

WUDAZEIWANG

张海帆◎著

落马青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大贼王. 1, 落马青云/张海帆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0  
ISBN 978-7-5461-0242-9

I. 五…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0138 号

**五大贼王 1 落马青云**

**张海帆 著**

---

责任编辑: 沈 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 黄山书社

地 址: 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hsbook.cn](http://www.hsbook.cn)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

印 数: 00001—10000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61-0242-9

定 价: 26.00 元

---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引 子

我是一个法律记者，说实话不过是个实习记者，没什么经验。今年五月份，重庆市公安局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有个犯人希望我去采访一下，这个犯人很重要，是个当地有名的小偷，除此以外，什么都不肯说，只是不断强调那犯人点名让我去见他，路费则由当地公安局报销。

我觉得奇怪，一个小偷能有这么大排场？点名让我去采访？我本来有点犹豫，口头上说我请示一下。请示单位领导，我估计他们不允许也不相信，没想到下午重庆公安局就给单位发了邀请函的传真件。这个传真件我没有看到，但单位领导却显得十分重视，说让我尽快动身。

这倒让我好奇心顿起，反正是对方付费，我也就赶紧回家收拾行李，准备好第二天动身。

到了重庆机场，公安局的人已经在等我了，还专门派了一辆车来接我，我有点受宠若惊，一路上问开车的警察怎么回事，那警察始终笑而不多言，只是不断地说到了就知道。

车一直开进了重庆第 X 看守所，一群警察似乎早就在门口等着我。有个自称陈国放的领导很热情地和我寒暄了两句，就把我请到一个地下室。我们在地下室里走了半天才进了一个房间。开车的警察神秘兮兮地说让我等一会儿，很快就听到门外哐啷哐啷的声音，有个犯人被带了进来。

我算是见过不少犯人，但绝对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古怪的一个犯人！

这个犯人全身都被铁链锁着，手上至少有七八层的锁具，脚上穿着军靴，从脚踝到膝盖，至少还有五套脚镣，头上还带着一个大大的头盔，只露出两只眼睛。

他那一双眼睛异常有神，好像从眼睛中能射出两把刀子来，他和我对视

一眼，我顿时背上一阵发凉。就算是我见过的最毒辣、最阴险的犯人，也从来没有看我一眼，就能让我脊背发凉的。

这犯人被一群警察架着，悬空挪到一张椅子上坐下，警察才十分紧张地给他解开头盔。把头盔拿下以后，他嘴里还绑着铁球，合不拢嘴，说不了话。

警察向陈国放请示了一下，才上前小心翼翼地把犯人嘴里的铁球取出来。

那犯人张了张嘴，哈哈笑了两声，左右摇了摇脑袋，才抬起头直直地看着我。他的眼神如同射线一样，在我脸上滑来滑去，似乎能穿透一样，看得我又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这个人四十多岁的年纪，小平头，精瘦，鹰钩鼻。

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喘了口气，说道：“你就是严郑？”

严郑是我的名字。

我回答：“是我，我就是严郑。”

他似乎有点郁闷，看着陈国放说道：“哦，没弄错吧？”

陈国放很客气地说道：“没错，就是他。”

他“哦”了一声，说道：“没想到是个普通人，嘿嘿，也罢也罢，也就是你吧。”

我有点生气，这个犯人怎么这么嚣张？但更奇怪的是，众多警察无不对他十分地客气，甚至有点敬畏的神情。

犯人说道：“陈队长，既然人来了，就让他单独和我聊聊吧，聊完了以后，按约定我会配合你的工作。”

陈国放眉开眼笑，说道：“好，那严先生自便。”说罢挥了挥手，其他警察居然要退出房间，连陈国放自己，都有要离开的意思。

我一愣，怎么这个犯人也姓严？看到警察要离开，我心里又是一阵慌乱，怎么回事？留我和这个犯人单独一起？

我走下一步，问陈国放：“陈队长，我和他单独聊？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陈国放说道：“没事的，没事的，你们单独聊，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放心吧，放心吧。”他嘴上说着，便将一头雾水的我丢在了房间里。

我莫名其妙，但并不害怕，好奇心刺激得脸上微微有点红，心想这样一个全身被绑得如同粽子一样的犯人，还能把我怎么样不成？

我坐在犯人对面，从包中掏出了纸笔等用具，我把录音笔别在上衣口袋



里，说道：“你好，请问你怎么称呼？”

犯人的神情倒是轻松起来，说道：“我姓严，名一，严一，和你同姓。放心，我和你一点亲戚关系都没有。”

我说道：“你犯了什么罪？有什么话要和我说明吗？”

严一哈哈笑道：“我是个贼，偷东西的，重庆市黑白两道，都叫我火严，客气点的，叫我声火爷。”

我应道：“哦，我还是叫你严先生吧。”

严一笑道：“你果然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根本不是我们贼道中人。可惜，可惜，我还以为你是个什么人物呢，让老爷子这么看重！”

我说道：“老爷子？”

严一说道：“我找你来，其实要和你说的就一句话——老爷子想见你。”

我满肚子疑惑，继续问道：“老爷子到底是谁？”

严一嘿嘿笑了声，嘴巴努了努，喉头一响，只见一根黑色的弯弯曲曲的钢针从嘴里吐出来，叼在嘴中。

我大吃一惊，刷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指着他说道：“你要干什么？”

严一说道：“放心，你是老爷子的客人，我不会对你怎么样。你不要喊叫，否则我们谁都没有好处。”他说着低下头去，不知使了个什么花样，只听咔嚓几声，上半身的铁链齐刷刷地落下，身子扭了扭，一只手腕就伸到嘴前，看着我笑了声，说道：“让你看看贼的本事。”

他话音刚落，手上的手铐就已经脱落了。

我站在原地，惊得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

严一捏了捏手腕，手放下去，又是咔嚓几声，脚上的脚镣等锁具一一脱落，他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说道：“这些锁具，也太差劲了！没意思。”

严一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竟向我走过来。我拿着钢笔对着他，说话都不利索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再过来我喊了！”

他手一伸，我眼前一花，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已经将我的钢笔和上衣口袋中的录音笔拿了去。严一随手将我的东西丢在一边，说道：“我跟你说的话，你还是用脑子记住比较好。盗亦有道！无论哪个行当，都是有规矩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迷迷糊糊一个人走上大街的，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我一个人站在街头发呆。下午发生的一切，都像做梦一样。那个叫严一的犯人和我说了一番话，告诉了我一个地点，让我今天晚上十二点之前必须赶到。我没有和警察说，警察甚至也不问我和严一聊了什么，只是紧张地将严一再次捆好，架了出去，似乎早就知道严一一定会解开所有的铁链一样。我被警察开车送到看守所外面一两公里的地方，被请下车，说了声回头见，就一溜烟地开走了。

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呆呆地在大街上走了十来分钟，还是一点头绪都理不出来。严一说的“盗亦有道”几个字一直在我脑海中乱窜着，好像这句话我曾经听过无数次，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

我看了看时间，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说了严一告诉我的地点，出租车司机连句普通的寒暄都没有，开着车飞驰而去。

严一说的地方，非常好找，沿着一条胡同钻进去，顺着门牌数，看到028便是了。

这是一个十分老旧的宅子，估计是民国那时候留下的，院墙高耸。

我看了看门牌号，没错，就是028。

我走上前去，敲了敲门，咚咚咚，没有反应，我又敲了三下，还是没有反应，里面静悄悄的，门缝中一丝光亮也没有。我不便高声喊叫，只好退后一步，看看有没有门铃之类的按钮，很快就在左手边的门框上看到一个似乎是个按钮的东西，我摸了摸，可以按，于是就轻轻按了下去。只听门内慢慢地由小到大地传出一阵旧时音乐，有些像《夜上海》那样的曲调，但从来没有听过。

这音乐响了约半分钟，才停下，可还是没有动静。

我心中生疑，担心走错了地方，又退后一步打量门牌。就在一抬头时，那扇木门突然嘎吱一声开了，着实把我吓了一跳。

门里探出一张笑脸来，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模样寻常，但看着十分亲切，她冲我笑着问道：“您找哪位？”这话一点重庆口音都没有，倒是极标准的普通话。

我愣了，严一并没有告诉我找谁，只说让我来这里找人。我挠了挠头，生挤出一句：“我找，老爷子。”

这妇人笑了笑，说道：“是严郑先生吧？”



引

子

我赶忙回答：“唉！是我，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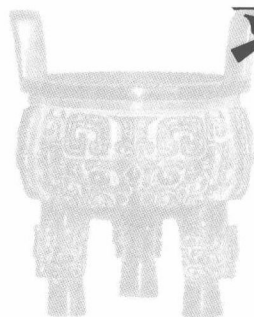
妇人说道：“严先生请进，老爷子等候你多时了。”

她将门拉开，请我进去，我尴尬地笑了笑，走进了这间老宅。

于是，关于五大贼王的故事，那不可思议的盗术、防盗术以及绝不会为人所知的一切，拉开了沉重的帷幕。



# 目录



引子	1
第一章 国之重器	1
第二章 奉天小贼	11
第三章 火行乱盗	28
第四章 水火不容	41
第五章 难分水火	51
第六章 水火交融	63
第七章 火命犹坚	77
第八章 水无定态	89
第九章 风生水起	99
第十章 落马恶债	112
第十一章 初显神通	123
第十二章 火能生土	137
第十三章 火邪之能	150

第十四章 火炙金融····· 168

第十五章 差之毫厘····· 185

第十六章 重回奉天····· 203

第十七章 黑石火令····· 221

第十八章 青云客棧····· 241

第十九章 火灵乍现····· 261

第二十章 火门三关····· 286





## 第一章 国之重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京城，夜深人静。

颐和园的一扇侧门飞快地打开，随即三顶软轿跨入，尽管只是两人把持的轿子，可一看就知道绝不寻常，显然轿子里坐的是极为尊贵的皇家人物。只是奇怪，方圆百步之内，竟见不到一个兵卒。那三顶轿子进了颐和园，随行的不过六个轿夫，一个太监，三五个带刀侍卫，而那几个侍卫，竟穿着罕见的黑色常服。

三顶软轿在漆黑一片的园子里火速前行着。天空黑压压的一片，连颗星都看不见，而偌大的颐和园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灯光，一路上连个兵卒也没有，整个园子鸦雀无声，仅仅能听到的是这一行人的脚步声。

抬轿的人都是极好的轿夫，肩膀不见耸动，脚下却如同风火轮一样小步疾行着，即便如此，前行的速度仍然不是很快，显然轿夫对轿子的平稳，十分地在意。第一顶轿子旁边，一身着太监服饰的瘦小男人一边擦着满脸的汗水一边不断催促着：“快点，快点！”

两轿夫听着，拼命加快了脚步，可遇着台阶，轿子仍然无法保持平稳，颇有些颠簸。

那太监又喊：“慢点，慢点，你们倒是稳着点啊！”

第一顶轿子的轿帘微微揭开，里面一个女子十分费力地咳嗽了两声，那太监赶忙侧身问道：“老佛爷！您还好吗？”

那第一顶轿子里坐着的就是慈禧太后，此时慈禧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世了。

慈禧十分费力地说道：“莲英，不用管我，切勿耽搁了时辰！”

那太监便是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

李莲英几乎要滴下泪来，十分悲苦地说：“老佛爷，奴才心疼您的身

子……”

慈禧哀声道：“我这身子比起大清国来，又算什么！不用管我！”

那三顶轿子，便在颐和园里加快速度疾行而去，奇怪的是，轿子并不是向着颐和园里的万寿山的宫殿，而是绕着昆明湖向对岸更深远处的林中行去。

三顶轿子先后停在密林中的一间小院中，那小院十分地狭小残破，孤零零地在院中只有一间佛堂，看着也像是年久失修。三顶轿子停在院中，已是占了个满满当当。

那佛堂中亮光一闪，似是有人划着了火柴，随即亮起蚕豆大小的烛光。佛堂里迎出两人，一人穿戴着一品顶戴花翎的官服，而另一个人则是一身土黄色的长袍，面无表情，垂手而立。

那一品大员便是载沣。载沣乃是溥仪之父，光绪皇帝之弟，三岁的溥仪就位后，载沣和光绪皇后隆裕共同摄政。

载沣抢先一步赶到轿前，慈禧太后已被李莲英扶出，慈禧一脸病态，却一丝不苟地穿戴着太后服饰，这架势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出行，显然是为极重要的事情来到此处。载沣正要上前搀扶，慈禧说道：“我还能走动，你去扶着皇帝吧。”

载沣连忙应了声，赶去第二顶轿子前，那轿子中的人被侍卫们慢慢扶下，不是别人，正是大清皇帝光绪帝！只见光绪帝也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样，面如死灰，双目无神，嘴唇乌青，似乎已经命悬一线。即便如此，光绪帝也和慈禧一样，穿戴得极为隆重正式。

载沣赶忙上前扶住，低声道：“皇上，您还好吧？”

光绪嘴唇微颤，挤出几个字来：“还……撑得……住……走……”

载沣扶着光绪向前，目光却向第三顶轿子看去，只见轿子上也已走出一妇人，牵着一个三岁孩童。这个妇人便是光绪皇后隆裕，她牵的就是载沣之子，未来的天子，清逊帝——爱新觉罗·溥仪。隆裕皇后也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样，衣着正式。

慈禧、光绪、隆裕三人，穿戴得都如出席皇家盛典一般，却密密匝匝挤在这颐和园里破陋的小院中，而且光绪、慈禧都是垂死之人，平日哪能这样颠簸折腾，这让他们此行更是奇了！难道这佛堂中有什么天大的秘密不成？



慈禧在前，光绪居中，隆裕、溥仪在后，一行人十分艰难地向佛堂走来。那一直站在佛堂门边，动也不动的土黄长袍男人不跪不拜，视若未见，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向佛堂内做了个请的手势，引着众人步入佛堂中去。

佛堂里豆大的烛光微晃，只听得咔咔咔连声机关作响，佛堂正中的佛龕下，慢慢显出一个洞口来，能容三人并行而入，向下看去，似乎有漫长楼梯蜿蜒而去，看不到尽头。

土黄长袍男子还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率先步入洞中，走了两步，那洞中便逐渐亮起柔和光芒来。小溥仪紧紧拉住隆裕的手，奶声奶气地说道：“额娘，我怕。”

隆裕说道：“不怕不怕，皇上，额娘，都在呢。”隆裕尽管这么说，却还是心中紧张，身子微微颤抖起来。

慈禧和光绪倒见怪不怪的样子，李莲英却犯了愁，一脸冷汗，盯着洞中眼睛都不敢眨。

慈禧说道：“莲英，走吧。”

李莲英喉咙发紧，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强行镇定着说道：“是，是！”这李莲英常年跟在慈禧身边，也算是见多识广，没事还给慈禧讲江湖中的奇闻轶事，但一路上见到这般诡异情景，还是心中惴惴不安，惊到后背发凉。除了慈禧和光绪帝以外，载沣等人无不神色大变，一时间竟都呆住了。

光绪帝本是一脸病容，见那洞中亮起光芒，神色一振，抖擞着站直了身子。

慈禧看在眼里，不禁哼了一声，转回头去，跟着那土黄袍的汉子，径直向那洞中走去。众人见慈禧先行，也都硬起头皮，很快一行人都走下洞中。

众人全部进到洞内，向下没走几步，洞口就咔咔咔合拢起来，好在洞中已经亮如白昼，才没把众人惊倒。

这向下的楼梯看起来蜿蜒漫长，实际是洞口刚打开时洞内还不明亮，且楼梯曲折的原因，真正走下来，也就二十多个台阶而已。众人走下楼梯，就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厅，十分宽敞，面积远超地面的佛堂。而在大厅一侧，站立了三排穿着各色衣服的蒙面汉子，每排五人，分别着黄、红、青三色锦服，皆已用与衣服同色的头套遮面，仅露出两只眼睛。

这十五个怪人垂手肃立，如同泥塑木雕一般动也不动，走在最前的那土

黄长袍汉子连击了三下手，啪啪啪作响，那十五个人才活动起来，从墙边脚下抽出了木板等物，瞬间便拼成了三张软椅，五人一组，分别向慈禧、光绪等人涌来。

李莲英吓得大声喊：“你们好大的胆子，还不跪拜！胆敢惊扰圣驾！”

这些怪人也不搭理，径直走上前来，将慈禧、光绪、隆裕等人扶上软椅，抬了起来。

李莲英这时候已经缓过神来，知道他们并无恶意，但犹自骂道：“哪里来的狂徒！你们……”

慈禧扶着软椅扶手，微微动了动手，李莲英赶忙闭嘴不语，慈禧低声道：“切勿多言！”

土黄袍汉子见慈禧、光绪、隆裕已经就座，转过身去，一掌拍在墙上，五指齐齐用力，只见墙上一砖石被他抽出，他双手齐上，在砖上一压，只听又是咣咣咣几声，这面墙竟从中间缓缓分开，里面出现一条通道来。

土黄袍汉子转过身来，这时才向慈禧微微一个鞠躬，沉声道：“惊扰太后、皇上了，请移驾入殿。”

慈禧点头示意，这土黄袍汉子领着众人，又向前行。

不知走了多远，只听数声鼓响，前方一片通明，赫然是一间巨大的殿堂，众人走进这个大堂，只见正中摆着一张八角祭台，足足有两人之高，各个面上刻着密密麻麻的祭文图案，明眼人一看便知，所刻图文，乃是五行八卦推算之数，分别是：九顺九和義通三界、慈悲为本、道德必存、拾面八方、中孝義通三界、案六道六、礼义必先、三世国果。

在这八角祭台之上，则有一尊宝鼎置于正中。

这大厅四周，还站立了十余人，各穿黄、红、青三色服饰，蒙着头脸，只露出眼睛。在这八角祭台一侧，还有一面高台，上面站立着穿红色长袍和青色长袍的两人，垂手而立，却没有蒙面。台下有五面大鼓，奇怪的是，五面鼓边只站了三人，还有两面鼓前空无一人。

有一身着黄、红、青、白、紫五色彩衣的神汉模样的老者上前呼喊道：“吉时已到！请五行至尊圣王鼎！”

那慈禧面色微动，身子颤巍巍便要起来，李莲英赶忙上前扶住，问道：“老佛爷，您这是要起身吗？”



慈禧颤声说道：“扶我跪下！”

李莲英一惊，也不敢违抗，搀着慈禧下来。慈禧走上前几步，扑通跪倒在这八角祭台前。光绪帝、隆裕等人也忙不迭跟着跪了一地。

只见那二人多高的祭台微微作响，渐渐降下，一直降到半人多高时，这才停住。

土黄袍汉子上前一步，将祭台上那鼎取下，面色严肃，转过身慢慢走至慈禧面前，将该鼎递给了慈禧。

慈禧接过此鼎。只见该鼎不过一抱拳的大小，古色古香，非金非铁非木非玉，五条盘龙环绕鼎身，活灵活现，龙头聚于此鼎顶部，又分五个方位探出头来，张牙舞爪，十分逼真。那五条龙中，有三条龙的嘴中似乎各衔着一夜明珠，分别从龙目中渗出黄、红、青三色光彩，更显威武。但还有两条龙，口中无物，目中黯然失色，如同此龙的魂魄已失，毫无生气。

慈禧看到那两条黯然的龙，长叹一声，悲戚戚地说道：“难道我大清朝真要亡了吗？”

李莲英听到此话，吓得磕头如同捣蒜，直嚷道：“大清万世长存！大清万世长存！”

慈禧也不理他，跪在地上转过身来，将鼎递于光绪帝，悲道：“皇上，将此鼎传于溥仪吧。”光绪帝颤巍巍接过此鼎，抱在怀中，双目无神，念道：“溥仪，载沣，隆裕，你们过来。”

那隆裕见此光景，不知是惊是怕，还是预感到光绪命不久矣，大清气数将尽，已经哭成一个泪人。他们三人跪到光绪面前，溥仪在前，看着光绪懵懂不知所措。光绪帝看着这三岁的孩童，叹了口气，抖擞精神，叹道：“溥仪听旨！”

溥仪年纪虽小，这句话还是听得懂的，赶忙跪在地上，道：“儿臣听旨！”

光绪帝道：“朕怀中抱着的，名为五行至尊圣王鼎，自始皇帝流传至今，乃是历朝历代皇家至高至尊不传之秘，得此鼎者，得天下，失此鼎者，失天下。此鼎又分五行，称之为金涅、木广、水灵、火煞、土盘，皆聚于此鼎之内，以龙嘴灯闪亮示人。若五灯皆灭，则五行皆散，气数已尽，必失此鼎。此鼎由五行盗王看管，闲人不得妄动。载沣，隆裕！”

光绪帝知道溥仪听不懂也记不住他说的话，其实这番言语，完全是说给载沣和隆裕听的。载沣心里明白，字字句句听得真切，听到此处也是倒吸一

口冷气，心中念道：“果然我大清朝是有镇国镇邦的重器！那些宫中传闻竟是真的！”

载沣听到光绪帝叫他，赶忙镇定下来，应了一声。

光绪喉头发甜，刚才那番话已经耗尽他体内残存的真气，颤声对载沣说道：“此鼎上，所刻之典法，万万遵照，不可，不可妄为，保住，保住此鼎，我大清朝，还有飞黄腾达之日。”光绪帝说到这里，一口鲜血吐出，惨呼一声，身子后仰，竟似气绝，那鼎光绪帝也把持不住，从他怀中滚落。

众人听到光绪帝这番话，已明白此鼎乃保住大清残脉的至尊之物，见此鼎滚落，无不惊呼，载沣腿脚快，扑过去想去接住，谁知还是差了一指，仅仅摸到鼎的边际，生生看着此鼎从光绪帝怀中滚落在地。

那鼎滚到小溥仪面前，溥仪倒是机灵，一把抱住，揽入怀中。

光绪帝已然翻倒在地，隆裕管不了这许多，扑到光绪帝身边哀哭，那光绪帝此时已经气绝。光绪帝驾崩在此地宫之内，除在场的人以外，又有何人能猜得到呢？

那李莲英爬过去，探了探光绪帝的脉搏，惨呼一声：“皇帝驾崩了！”顿时众人乱成一团。

溥仪还不知生死为何物，对光绪帝也没有什么感情，童心未泯，只顾着看着此鼎，看了一两眼，就转头看着载沣，奶声奶气地说道：“阿玛，只有一条龙亮着了。”

载沣早就看出光绪帝命悬一线，倒是并不惊慌，也不哀伤，正转头看那被溥仪抱起的五行至尊圣王鼎，就听到溥仪对他说了这么一句。载沣也知道大事不好，赶忙俯下身子，从溥仪怀中拿起那鼎，果然，原本亮着的红光、青光已经消失无迹，仅留一盏黄光残存，看那样子竟也如风吹残烛一般，忽明忽暗，闪烁不停。

载沣正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慈禧尖声骂道：“死便死了，嚎哭个什么！能死在圣王鼎跟前，乃是皇帝天大的福气！”

慈禧直呼光绪帝驾崩为“死便死了”，这可大大地违背了清宫常理，跪在光绪帝周围嚎哭的众人无不吓了一跳，都止住哭声，呆呆看着慈禧。慈禧面





孔扭曲，竟似发癫了一般，尖声骂道：“还不护着圣王鼎！我大清就是毁在你们这些不知轻重的小儿手中了！”

众人这才抛下光绪帝，又围拢在慈禧身边。

载沣抱着圣王鼎，不知是该自己继续抱着，还是该给慈禧或者溥仪，一时间也不知该怎么办。慈禧骂道：“载沣，你就好好抱着！”载沣连声称是，将鼎牢牢抱在怀中，那黄色光芒渐渐平稳下来，不再闪烁。

慈禧尖声说道：“这五行至尊圣王鼎，乃是我大清朝命脉所在，须以命相护！若在你们手中丢了此鼎，你们从此就是大清朝的千古罪人，万世万代都要在阴间受苦！记住没有？”说完剧烈咳嗽不止。

众人无不扶拜在地，连连磕头。

等众人抬起头来，却看到本来站在旁边高台之上的穿红袍和青袍的两人已经悄然走到慈禧身边。穿红袍的人向慈禧微微一鞠躬，说道：“太后娘娘，火煞灯既然灭了，严家人必须走了。”

慈禧说道：“走吧，你们要走，便走吧！”

那红袍男人又是微微一鞠，说道：“谢太后！若火煞灯再亮，严家人会再回来守护此鼎。”红袍人说完，向载沣走去。载沣一惊，将鼎抱紧，斥责道：“你是何人？哪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道理？”

红袍男人也不答话，两手伸出，也没碰到载沣身子，就在空中飞快一握，再摊开手，只见一只手上捏了一粒珠子。载沣大惊，低头一看，两条龙嘴里的珠子已经不见，丝毫没有看到这红袍男人是用了什么手段将这两颗本在龙嘴里的珠子取走的。

红袍男人笑了笑，说道：“日后自然有人告诉你。”他说完转身，将左手的子弹弹向青袍男人。青袍男人伸手接过，握入手中，微微侧头向慈禧点了点头，径直离开。

红袍男人对慈禧说道：“林家人脾气古怪，太后见谅。”说罢竟也掉头走开。

慈禧拦也不拦，垂头不语。

载沣贵为皇亲国戚，哪受过这个窝囊气，就算这些人摸不清来路，但如此鄙视他，戏耍他，载沣还是无法忍受，腾地站起来，指着这两人的背影喝道：“大胆狂徒，岂容你们放肆！侍卫！将这两人拿下！”

本跪在地上的四个带刀侍卫待话音刚落，就已经纵起身子，拔出腰刀，